



荀子讀本

新譯

行印局書民三 / 書叢譯新注今籍古 / 類 學 哲 / 譯注 林忠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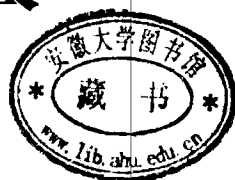
王忠林
張孝裕

注譯
注音

新 譯

荀子讀本

三民書局 印行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新譯荀子讀本 / 王忠林注譯; 張孝裕注音. — 二版一
刷. — 臺北市: 三民, 2009
面; 公分. —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78-957-14-4903-6 (平裝)

1. 荀子 2. 注釋

121.271

96018104

© 新譯荀子讀本

注譯者 王忠林

注音者 張孝裕

發行人 劉振強
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電話 (02)25006600

郵撥帳號 0009998-5

門市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72年7月

二版一刷 2009年2月

編號 S 03021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4-4903-6 (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大心量，冥契古人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一方

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序

荀子與孟子同為儒家之正宗，惜以漢儒揚孟而抑荀，致使荀書棄置數百年，竟無人為之箋注以廣流傳。延及中唐，乃有楊倞為之注釋，然以宋明兩代，揚孟抑荀之風尤熾於前，故荀書仍不能光暉輝耀，盛為流布。迄清之世，注家漸多，王先謙更摭摭諸論，彙為集解，至此，講論荀學者日益盛多，而荀書之校補注釋，亦粲然可觀。以今觀之，先哲之宏詞奧旨，實有闡明發揚之必要。然以其書年代久遠，謬誤脫繆，既所難免，而奧旨艱辭，更難索解；雖有前賢校勘注釋，其意既多紛歧，而辭語亦繁冗難解。為求廣布，乃不揣疎淺，兼采諸家之注釋，取舍折衷，附以己意，以求淺明易解；更為語譯，期使學者對篇章有整體之了悟。本書文字及句讀依王先謙集解本，其中文字之校勘、句讀之改移，斟酌於前賢諸家，標注以說明之。注釋則以楊注及王先謙集解為本，所採各家之說計有楊倞（簡稱楊注）、盧文弨（簡稱盧）、謝墉（簡稱謝）、汪中、王念孫、劉台拱、郝懿行（簡稱郝）、洪頤煊（簡稱洪）、顧廣圻（簡稱顧）、陳奐、郭嵩燾（簡稱郭）、俞樾（簡稱俞）、孫詒讓（簡稱孫）、王引之、王先謙、郭慶藩、陶鴻慶（簡稱陶）、劉師培、高亨（簡稱高）、楊樹達、劉念親、鍾泰（簡稱鍾）、于省吾（簡稱于）、方孝博、王叔岷先生、梁啟雄、物

茂卿、久保愛、豬飼彥博等。是編之印行，旨在便於省覽，至其粗陋疏繆，尚祈博雅方家，予以匡正。

民國六十年夏王忠林謹序

編按：本書初版印行於民國六十一年，因內容紮實嚴謹，廣受士林學子與廣大讀者採用，歷年來不斷加印銷行。早期限於物質條件，排版字體較小，且活版字體經多次印刷後，已漸模糊，不利閱讀。為嘉惠讀者，本局於民國九十年乃不惜花費以電腦重加排版印行。現本局投入無數人力物力自行研創之中文電腦排版字體已臻完成，字形更加美觀穩重；為讓讀者獲得更好的閱讀效果，適值本書再版之際，乃再次不計成本，採用最新字體，以較大字號重加排印，同時改正舊版少數誤植，以更完善面貌呈現給讀者。特此說明。

導讀

壹、荀子的生平

荀子的生平事蹟，最早的記載是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和劉向《孫卿新書序錄》，現在分別引述於下：

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：「荀卿，趙人。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。騶衍、田駢之屬皆已死，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為老師。齊尚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為祭酒焉。齊人或讒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，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。春申君死，而荀卿廢，因家蘭陵。李斯曾為弟子，已而相秦。荀卿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不遂大道，而營於巫祝，信機祥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，又滑稽亂俗，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，興壞序列，著數萬言而卒。因葬蘭陵。」

1 讀 劉向《孫卿新書序錄》：「孫卿，趙人，名況。方齊宣王、威王之時，聚天下賢士於稷下，尊寵之。若鄒衍、田駢、淳于髡之屬甚眾，號曰列大夫，皆世所稱，咸作書刺世。是時，

孫卿有秀才，年五十始來游學。諸子之事，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。孫卿善為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至齊襄王時，孫卿最為老師，齊尚脩列大夫之缺，而孫卿三為祭酒焉。齊人或讒孫卿，孫卿乃適楚，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。人或謂春申君曰，湯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，孫卿賢者也，今與之百里地，楚其危乎！春申君謝之，孫卿去之趙。後客或謂春申君曰，伊尹去夏入殷，殷王而夏亡；管仲去魯入齊，魯弱而齊強；故賢者所在，君尊國安。今孫卿，天下賢人，所去之國，其不安乎！春申君使人聘孫卿，孫卿遺春申君書，刺楚國，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，春申君恨，復固謝孫卿，孫卿乃行，復為蘭陵令。春申君死，而孫卿廢，因家蘭陵。李斯曾為弟子，已而相秦。及韓非號韓子，又浮丘伯，皆受業為名儒。孫卿之應聘於諸侯，見秦昭王，昭王方喜戰伐，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。及秦相應侯，皆不能用。至趙，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，孫臏為變詐之兵，孫卿以王兵難之，不能對也。卒不能用。……孫卿後孟子百餘年，……孫卿卒不用於世，老於蘭陵。」

劉向《序錄》較《史記》為詳，其中大異者，《序錄》言荀卿兩度至楚為蘭陵令，而《史記》言祇一次。關於荀卿的生平，因《史記》和劉向《序錄》所記都不夠詳細，後人雖多有考證，但人人言殊，無法得一確論。現在僅就幾項重要事項考述於下。

(一) 姓名的考證

荀卿的姓名，在《史記》裏，〈荀卿列傳〉及〈李斯列傳〉、〈春申君列傳〉都稱為荀卿。

《韓非子》、《戰國策》則稱為孫卿或孫子。另外，劉向的《序錄》，韓嬰的《韓詩外傳》，桓寬的《鹽鐵論》，班固的《漢書》，也都稱為孫卿。《荀子》本書，祇〈疆國篇〉「荀卿子說齊相」稱荀卿，其他見於〈疆國篇〉、〈議兵篇〉、〈儒效篇〉的，都稱作孫卿。關於「荀」「孫」不同的記載，前人曾有三種解說：

(1) 避諱稱孫說：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、顏師古《漢書注》，都以為避漢宣帝諱「詢」，故改「荀」稱「孫」。不過後人駁斥這種說法的很多。

(2) 音同語易說：謝塘《荀子箋釋·序》謂「荀」音同「孫」，語遂移易。顧炎武《日知錄·漢書注條》也認為是「語音之轉」。近人陳垣《史諱舉例》也主張這一說。

(3) 兩氏並稱說：胡元儀《郇卿別傳考異》說，郇卿蓋周郇伯之苗裔，郇伯為公孫之後，或以孫為氏。又說郇孫皆是氏，戰國之末，宗法廢絕，姓氏混一，故人有兩姓並稱者，實皆古之氏。

楊筠如《荀子研究》以為稱孫是在後的，並推論凡是稱孫卿、孫子的都不足信，因此就連《荀子》書中的〈儒效〉、〈疆國〉、〈議兵〉三篇也認為不是真書。

以上三說，第一說，謝塘已駁之甚詳，他認為，宣帝諱「詢」，漢代並不諱嫌名，如後漢李恂、荀淑、荀爽、荀悅、荀彧，俱書本字（見《荀子箋釋·序》）。第三說，蔣伯潛氏駁斥之，謂古有姓有氏，氏皆自姓中分出。如荀氏為郇伯之後，以國為氏，而郇伯為文王之子，則亦自姬姓中分出者。後世姓與氏之分別不明，今人所謂姓，大多皆氏，胡氏兩姓並稱之說

實誤。又林寶《元和姓纂》以為荀姓出於郇侯，後日去邑乃為荀，胡元儀駁斥之，胡氏以為荀乃黃帝之後，與郇伯之郇不同。至於第二說，音同語易之論，解說似較合理。荀，《廣韻》「相倫切」，心母，諄韻；孫，《廣韻》「思渾切」，心母，魂韻。諄韻與魂韻在古音是鄰部。以古音來說，荀孫相近，所以可以通用。蔣伯潛氏也贊同此說。

劉向《序錄》稱荀卿名況，《史記索隱》也說名況，並說時人相尊而號為卿。胡元儀以為世人所以稱荀況為荀卿，是因為卿本是爵名，荀子在齊三為祭酒，視為列大夫之長，所以可以稱為卿。荀子又為趙上卿，也可稱為卿。胡氏以為齊人、趙人稱荀子為郇卿，是尊之之辭。又劉向說蘭陵人喜字為卿是法於孫卿，則蘭陵弟子稱郇卿，是美之之辭。蔣伯潛氏則駁斥胡氏之說，以為稱人曰卿，乃戰國時之風尚，當從《史記索隱》之說（詳見蔣氏《諸子通考》上編第六章）。今按稱卿當有尊之之意，其說可信。

(二) 游歷的考證

(1) 游齊

《史記》和劉向《序錄》都說荀子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，應劭《風俗通義·窮通篇》則說年十五始來游學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又以為《史記》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譌。而注中《荀子通論》又據《顏氏家訓·勉學篇》所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，以為之推所見《史記》

古本如此，未可遽以《史記》為謬。

近人劉師培氏說：「《史記》、《風俗通義》及本篇（指劉向《序錄》）均云『始來游學』，審其辭義，蓋以荀卿為晚學，即《顏氏家訓》所云『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，猶為碩儒也』。若五十果作十五，則與始來游學之文辭氣弗符，乃通義刻本之誤也。」（見梁啟雄《荀子傳徵引》）。胡適氏說：「不知本文說的『年五十始來游學』，這個『始』字含有來遲了的意思。若是年十五，決不必用『始』字了。」（《中國古代哲學史》第十一篇第一章）。羅根澤說：「《史記》、劉向《序錄》都說是五十，唯有東漢末年應劭才在他的《風俗通義·窮通篇》裏說是十五。考古有兩條信條，一、愈古的材料愈有價值。二、證據愈多愈可信任。準此而言，我們應當信《史記》和《序錄》，不應當信《風俗通義》。」（《諸子考索·荀卿游歷考》）。蔣伯潛亦以為年五十始游學於齊（見《諸子通考》上編第六章）。

胡元儀以為「年十五是也」（見《郇卿別傳·考異二十二事》）。梁啟超說：「史文五十當為十五之謬，荀卿及見李斯相秦，則當齊湣襄間萬不能年已五十。」（《諸子考釋·史記中所述諸子及諸子書最錄考釋》）。錢穆氏也以為「荀卿之齊為十五之年」（見《先秦諸子繫年考辨·荀卿年十五之齊考》）。游國恩也說：「荀卿年十五始來游學於齊。按十五，司馬遷及劉向都作五十，惟應劭《風俗通義·窮通篇》不誤。」（《努力周報·讀書雜誌》）。王叔岷先生云：「惟據《儒林列傳》：『於（齊）威王、宣王之際，孟子、荀卿之列，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，以學顯於當世。』（又見《漢書》）劉向《孫卿書錄》亦云：『方齊威王、宣王之

時，聚天下賢士於稷下，……是時，孫卿有秀才，年五十，始來游學。」（《風俗通·窮通篇》本之）則荀卿遊齊，固不在閔王之時，或更在閔王中葉後矣。荀卿遊齊既在威、宣之世，則『年五十』自當從《風俗通》作『年十五』。不得輕以為刻本之誤也。《史記》此文蓋本作『年十五』，後人泥於『始來』二字之辭氣，而妄乙為『年五十』耳。竊以為始非方始之始，始猶已也，（魏世家）：『事始已行，不可更矣！』『始已』複語，始亦已也。與此同例。（六朝詩文尚往往以始為已，此義前人未發。）此言荀卿『年十五，已來游學於齊。』謂其來游學之早也。《郡齋讀書志》引劉向《孫卿書錄》作『年十五』（《玉海》三一未引孫卿書，劉氏失檢。）與《風俗通》合，是也。其作『年五十』，蓋宋以後人據誤本《史記》妄乙之耳。」（《史記》孟子荀卿列傳斟補），見《孔孟學報》十三期）以《儒林傳》對證，則『年十五』之說似可採信。

至於游齊的年代，胡適以為《史記》「齊襄王時」四字當連上文，讀作「騶衍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」，於是游學在齊，就不是在齊襄王時稷下諸先生正盛之時，胡氏以為大概齊襄王之後，西元前二六五年至二六〇年間（見《中國古代哲學史》第十一章第一章）。羅根澤以為當齊王建初年（西元前二六四年為齊王建元年）（見《諸子考索·荀卿游歷考》）。蔣伯潛也以為當齊王建初年（見《諸子通考》上編第六章）。王叔岷先生以為在齊宣王之世。如假定為宣王末年（宣王十九年為西元前三〇一年），其時十五歲，則荀子生年即為宣王五年（西元前三一五年），對其生平事蹟亦無何悖逆之處。

(2) 游楚

荀子游楚，也有兩種說法，一是據《史記》本傳，荀子由齊入楚為蘭陵令祇有一次。另一說是據劉向《序錄》，荀子兩次至楚。一次是由齊入楚，為蘭陵令，因受讒，乃離楚赴趙，後春申君使人來聘，又行入楚，復為蘭陵令。

後世各家考證，也分別有兩種主張。主張前一說的，像汪中認為，荀子自為蘭陵令，至春申君之死，凡十八年，其間未嘗離楚適趙（見《荀子通論》）。梁啟超也認為荀子至楚祇有一次，並據《史記·春申君列傳》，楚考烈王元年，以黃歇為相，封為春申君。春申君相楚八年，以荀卿為蘭陵令。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，考烈王卒，李園使人刺殺春申君，其時荀子尚在（見《諸子考釋·史記中所述諸子及諸子書最錄考釋》）。按楚考烈王八年，也就是齊王建十年，西元前二五五年。楚考烈王二十五年，也就是西元前二二八年。胡適以為游楚為蘭陵令，當在西元前二五〇年至二二八年（見《中國古代哲學史》第十一篇第一章）。姜尚賢也以為荀子至楚為蘭陵令在楚考烈王八年，而荀子卒年在考烈王二十五年之後。以上幾家對荀子游楚為蘭陵令的考證，都是根據《史記》，其結論大致相同。

羅根澤根據劉向《序錄》，以為荀子前後二次至楚為蘭陵令。第一次是由齊適楚，在考烈王八年，後由楚適趙，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，由趙再返楚，復為蘭陵令，其時間則至遲是趙孝成王卒年（西元前二四五年）（見《諸子考索·荀卿游歷考》）。羅氏的考證，關

於荀子初至楚國的時間，以及終於楚國的時間（西元前二三八年以後，詳見下文），與以上諸家相同，祇不過他認為荀子留楚的中間，曾一度赴趙。

錢穆根據桓寬《鹽鐵論·論儒篇》，認為荀子至楚當在齊湣王末年（十五、十六年間，西元前二八六—二八五年），下距黃歇為春申君尚二十餘年，於是斷定《史記》敘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之說不可信（見《先秦諸子繫年考辨·荀卿自齊適楚考及春申君封荀卿為蘭陵令辨》）。錢氏以為《史記》有誤，劉向之言難憑，而相信桓寬之言，其說也難令人信服。

我們如假定荀子十五游齊是在齊宣王末年（西元前三〇一年），游楚在齊王建十年（西元前二五五年），那麼荀子在楚做蘭陵令直到春申君死時（楚考烈王二十五年，西元前二三八年），荀子大約七十七歲，這種說法也很合乎情理。

其他有關荀卿游趙、游秦、游燕等，《史記》既未記載，劉向所記也多有舛誤，各家考證人人言殊，所以這裏不再探討。

（三）生卒年代的考證

關於荀卿的生卒年代，因為《史記》和劉向《序錄》都沒有明確的記載，而後世各家考證又各有出入，所以沒有辦法求得正確的年代。現在我們先看各家考證的結果：

梁啟超：荀子生年假定為西元前三〇七年，卒年為二一三年。假定為九十五歲（荀卿之年代及行歷）。

梁啟雄：荀子生年假定為西元前三三六年，卒年為二一三年。假定為一百二十歲（荀子行歷繫年表）。

胡適：荀卿年五十游齊，約在西元前二六五至二六〇年，生年約為西元前三一五至三一〇年，二三〇年左右死於蘭陵（《中國古代哲學史》第十一章第一章）。

游國恩：荀子生年為西元前三一四年，卒年為二一七年。享年九十八歲（《荀卿考》）。

陳元德：荀子生於西曆紀元前三一〇年左右，卒於西曆紀元前二一三年（《中國古代哲學史》）。

錢穆：荀子生年為西元前三四〇年，卒年為二四五年以前（《荀卿考》）。

羅根澤：約於西元前三一二年生於趙，西元前二三八尚健在，已七十四、五歲。以後再活幾年乃至十幾年，則已是八九十歲的壽者了。按西元前二三八年再十年為二二八年（《諸子考索·荀卿游歷考》）。

蔣伯潛：年五十始游齊，當齊王建初年，上推五十年為赧王二年，西元前三一三年。據桓寬《鹽鐵論·毀學篇》，李斯相秦時荀卿尚在，李斯相秦之年，當在春申君死後十八年，秦始皇二十六年，西元前二一九年，荀子壽在九十五以上（《諸子通考》上編第六章）。

姜尚賢：荀子假定生於西元前三三六年，卒於西元前二三六年左右，享年約為百歲。

由以上各家的考證來看，關於荀子的生年，游、陳、羅、蔣諸氏認為在西元前三一〇至三一四年之間，梁啟超認為生於西元前三〇七年，梁啟雄、錢氏、姜氏則認為生於西元前三

三六至三四〇年之間。主張生於西元前三三六年以前的人，大多認為荀卿曾游燕見過燕王噲，因燕王噲讓位給子之是在五年左右（西元前三一六年），這時荀子至少要有二十歲左右，才能游燕見噲。另一派主張生於西元前三一四年以後的，大多認為荀卿未見過燕王噲，如羅根澤在《荀卿游歷考》中就有「荀卿能和子之同時嗎」一節，詳加辯正。

我們在前考證荀卿游齊的時候，認為是在齊宣王末年，也就是西元前三〇一年左右，上推十五年，則荀子生年當為西元前三一五年左右。這和游、陳、羅、蔣諸氏的考證相近。

至於荀子的卒年，梁啟超、梁啟雄、游、陳、蔣氏等認為在西元前二一三年至二一九年左右。他們所根據的，就是《鹽鐵論·毀學篇》所記，李斯相秦時荀卿尚在，所以荀子卒年當在這時（西元前二一九年）以後。錢、羅、姜氏則認為《鹽鐵論》之說不可據，李斯相秦時荀卿已不在，於是斷定卒年為二二八至二四五年之間。

如以荀子生年為西元前三一五年來推求，至春申君被殺時西元前二三八年，荀子已七十歲，再假以十年，則荀子為八十七歲，其卒年當在西元前二二八年左右。這樣說法似乎還近於情理，而《鹽鐵論》的記載我們就不採納了。

貳、《荀子》書的考證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儒家類著錄《孫卿子》三十三篇，宋王應麟考證說當作三十二篇（見